

· 海外见闻 ·

浪漫的魁北克城

张云波

在去过的加拿大几个大城市里,我对魁北克城印象最深、最留恋。圣诞一场65厘米厚的积雪,平添了走过400年历史的北美古城的风韵。

魁北克城为魁北克省首府,分为新城和旧城,新城是现代的,旧城是典型的欧式浪漫小城。

十八世纪,英法大战,英国战败。从此这里成为法国的领地。在魁北克省法律是第一位的,英语则居其后,前往魁北克城沿途看到的都是法语招牌、文字,这里的居民不讲英语,95%是法裔加拿大人,非常有趣。

魁北克城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,这里城门、城墙、古堡饭店等保存完好。

古堡饭店(弗朗提那克城堡旅馆)现为一家五星级酒店,是魁北克古城的标志性建筑,非常壮观,铁红色的,设计很完美,外形像几座小山峰簇拥着主峰,组合在一起,童话般的楼顶,厚厚的石砌墙体,典雅的法式长窗、长长的拱形通道门,你从哪个角度取景都很出画面。走进饭店内的露天广场,通透大气,雍容典雅,一种贵族气息扑面而来,仿佛把你带入数百年前的欧洲上流社会。古堡饭店建于1924年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此会晤,罗斯福、伊丽莎白二世、影星格蕾丝·凯丽等17个著名人物下榻过的房间,都已被正式命名。

放眼古堡饭店广场,傲然的塑像、古典的建筑、茂密的树木、蜿蜒的石街、雅致的天桥,和谐韵美,散发着迷人气息。

魁北克古城的街道有“香榭丽舍大道”风韵,每一条小街都值得玩味。尤其是小尚普兰街,那矜持,那浪漫,那精致,是对生活的热爱,是对生活真谛的回应。雪后的傍晚,柔和的街灯下,呼吸着无比清新的空气,穿行于一个个服装店、饰品店、雕刻店、咖啡店、酒吧之间,真是一种享受。小店一家挨着一家,每家小店铺门头都精心装扮,透出浓浓的艺术气息。

有一对文艺青年开的玻璃艺术品店深深吸引着外国游客,男青年头上裹着头巾,一副很酷的样子,现场烧制各种器皿,看着两人在炉前不停地穿梭忙碌的身影,感觉很是享受。橱窗里摆满了他们的劳动成果(各种造型漂亮的花瓶、杯子、小物件),不是考虑到迢迢万里,真想多买几样小玩意,和他们好好聊聊。

让我叹为观止的,是一栋楼房的墙体壁画的逼真效果和惟妙惟肖。该楼位于街心广场,整面墙体画的为当地十七八世纪的生活场景,城门、楼梯、街景、散步的母女、赶马车的绅士、玩耍的男童、教堂的修女等等,构成一幅盛世图景。画中景和实景巧妙结合,画中楼拐角处的一个壁灯,假的如此真,使人产生错觉,这种壁画古城有多处。

古堡饭店也是扼守圣劳伦斯河的要塞,在饭店不远处的山上,建有一条很长的滑雪道,一溜滑下来,非常刺激。沿宽阔的扶梯拾级而上,登上山顶的瞭望平台,俯瞰宽阔的圣劳伦斯河,但见大河烟波浩渺,水雾弥漫,冰雪涌动,水天一色,无比震撼。再往近看,豪华游轮泊河中央,沿河建筑、道路、工厂、车辆尽收眼底。啊,这也许是人间最美丽的冬季大河景观,摄影家最能施展武艺的地方。与大陆旅游胜地不同的是,这里自然、纯粹、辽阔、干净、安静,身边鲜有游人。用一句话流行的话非常贴切:好山好水好寂寞!

有人称赞,魁北克市是北美最具欧洲色彩的城市,美在四季:春天赏河,夏天赏花,秋天赏枫叶,冬天赏雪。因此,不到魁北克城就不算到加拿大。故一年四季,世界游客络绎不绝。

感受魁北克城的诸多魅力,即将返程时,导游还特别告诉我们,在魁北克生活,有些人不一定适应,因为一年有九个月是冬季,被称为“灰、黑、北”。灰,很长时间不见阳光,积雪不化,城市色调是灰的;黑,日照时间短,夜长昼短,下午4点多天就黑了(但夏天夜11点天还亮);北,比其他城市位置更靠北。长期在此生活,长期不见阳光,易患抑郁症。说得我们将信将疑,带着悬念,离开美丽神秘而又难忘的魁北克古城。

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叫李庄的村子。

李庄有着两道狭窄的长长的街巷。一些错落有致的院落。一家卖生活用品和猪肉的杂货铺。

那里的一切都显得静寂而朴素。

在那一年的秋天,我就生活在李庄的一所低矮的小屋里。作为医院派到这里的一名驻村医生,我担负着给村里人看病的任务。闲暇时,我写信、写信、聊天,自己生火做饭。

那年的秋天常常下雨。不紧不慢的细雨总是如雾霭一般飘落着。没有人看病时,我独自坐在小屋的窗前,看着细雨绵绵,默默想着年轻的心事。

许多时候,尽管天色尚早,我还是果断地开始生火做饭,这仿佛成了我对抗寂寞的唯一方式。我划着了火柴,点燃稻草,让屋子里飘荡出一缕袅袅的生气。然后把锅里的两碗水烧开,放进去一些面条,面条盛到碗里以后,再放上几滴香油和小红辣椒,狼吞虎

· 散文 ·

那村,那人

王吴军

咽地吃个干净,吃完后竟然想不起面条是什么滋味。

饭后,我到门口,抬头看天,天还没有黑,雨还在轻轻飘落着,我不禁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。

那天,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小屋。他是一位普通的村民,叫大山,我平时喊他山哥。山哥坐在板凳上,问我:“吃了没?”我说:“吃了。”然后彼此都不再说话。良久,山哥又说:“这雨,哎……”轻轻地叹息。我也说:“这雨,哎……”我轻轻的叹息在雨的气息里轻轻飘荡着。雨依旧在飘,我们俩都在听雨的声音。

渐渐地,天色昏暗了下来,一切都沉浸在湿漉漉的夜色里,只有雨点打在屋瓦上的

声音清脆地响着,这清脆的声音非常悦耳,使古朴而多雨的秋天的村庄显得有些鲜活,在郁闷里平添了些许的清爽,在烦闷中有了一些恬静。

我听着,心绪竟然不知不觉地安静了下来。

我那时很喜欢和山哥坐在一起聊天。

有一次,在清寂的小屋里,我烧好热茶,等着山哥的来到。可是等了很久,山哥还是没有来。我伫立在门口,望着雨声中的一片黑暗,心里有些说不出的烦闷。正在这时,山哥来了,他拎着一瓶酒和两个小菜,一进门,他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,说,来早了怕影响先生用功读书。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。因为我

长时间没有看过书了。我真是枉做了他心目中的先生。

闲暇时,我们就慢慢地喝酒,聊天。炉火旺旺地燃烧,酒香悄悄地弥漫,屋外没有头绪的雨,连同我的忧伤都飘到遥远的地方去了。我感到心中暖暖的,说不出的舒畅在心底涌动。

那年,山哥陪着我聊了一个整整的雨季。在和他谈天说地的日子里,他朴实的话语极大地启发了我的心志,我抽空读了许多的书,我20岁的人生在这个偏远的村庄里变得丰富、充实和宽广。

后来,秋天的雨每年如约地飘落在我居住的城市里,我生活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,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愁绪。

现在,很少有人能再像山哥那样与我痛快畅快地喝酒,很少有人能再像山哥那样与我推心置腹地聊天。

想起那村、那人,我的心里不禁暖意盈盈,然而,又有一种名叫思念的东西会悄悄涌上心头。



万壑生碧云(中国画)

崔宏伟

· 微闻 ·

闲话“糊涂”

王予民

“糊涂”,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不明事理;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。”然而人非圣贤,谁也不能保证他这一生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十分清醒,有时犯糊涂,是难免的。对清醒与糊涂,完全可以辩证地看,它们也是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。

郑板桥的书法别具一格,很为人们喜爱。他书写的“难得糊涂”特别让人激赏,人们欣赏的不仅是书法,而且也是这“难得糊涂”的意境,当然只有阅历过世事沧桑的人才能体悟和参透“难得糊涂”的意境。况且郑板桥还写道:“聪明难,糊涂难,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,退一步,当下心安,非图后报也。”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禅理,很耐人思索。

说到“糊涂”,足以让人引为座右铭的是清代鄂尔泰之言。据张文和《澄怀园语》记载,鄂尔泰曾对人说:“大事不可糊涂,小事不可不糊涂,若小事不糊涂,则大事必可糊涂。”鄂尔泰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名臣,他重文才,严史治,有古大臣之风。且他用人有道,颇有识人之明,人们曾赞他“识量渊宏,规划久远”。这里所引他关于“糊涂”的断言,足以警世久远。世间的事诚然应该分个大小,大事上糊涂,肯定会坏事,小事上犯糊涂则不至于影响大局。试想整日里蝇营狗苟,孜孜于小事者,即使再精明,也于大事无补,甚至会完全不顾大局抛却大事;倒是那些不大计较小事之得失者,会全力以赴处理大事,最终成就大事。

“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”者,史有其人,说来今天仍可作为借鉴。人们常说:“诸葛一生唯谨慎,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那个吕端,是宋朝人,宋太宗时官居户部侍郎平章事。宋太宗想封他为相,有人谏道:“吕端糊涂,不可为相。”宋太宗则说:“端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。”卒相之。宋太宗真是有识人之明。吕端立朝持重,识大体,以清简为务,的确是个可以倚重之人,岂是“糊涂”二字可以抹杀的?

· 新书架 ·

《加拿大自驾游攻略》

张雅哲

《加拿大自驾游攻略》是作者在加期间自驾环加旅行后所作。

伴随着他们的脚步,我们可以去北美洲最东点看日出,可以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伴着海鸥一起歌唱,可以与灰熊亲密接触,还可以在北极白色的冰原上和爱斯基摩人席地而坐,亲如手足。

数十天的旅游,海陆空全方位的视角,加拿大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家尽收眼底。本书图片齐备丰富,旅游攻略和旅途见闻的人文气息兼备。

加拿大与中国在2010年已经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协议(ADS),加之加拿大有数量庞大的中国人,每年赴加旅游和探亲旅游的人数也在快速增长。目前国内,自驾游环游加拿大的图书还是空白,此书更是得到了来自加拿大旅游局中国首席代表Derek Galpin先生的推荐。

雨后(外一首)

推动大地的声音,用了雷霆的狠劲。现在好了!蘑菇出门了,菇瓣盛满早晨和平静。都在朝着深处发生。吹来的凉风,方言一样浓重了。戴水珠的草叶,前呼后拥。起伏的事件,集中在翠鸟的身上。

阮文生

一高一低一左一右,动作真够利索干净。枝丫垒加的虚空,对准飞行。对好看的速度啊!蓝莹莹的样子,再现了昨夜的眼神。一张脸上,余下的凝重,已经香消玉殒。沿影子上升的葱茏,找到了天空。

我踏着脚,捺有草的地方走。唛溜一下,还是湿了脚后跟。

月光

撒动找寻,谎言已经干净。亿多年前的一泓光明翻出了还是那么浓稠。香冷,容易穿透。放上掌心

对准心事重重虚空,对准忧愁和笑容。倾倒的响声和准备全过滤了。哦豁口,连自己也洗净了。温柔崭新,哦豁口,打乱了黑暗和眼睛。多少凉风过去了,谁都在其中,不能结束。

· 小说 ·

人生抬高一寸

蒋寒

金满山堪称这座城市的乞丐元老了。

早忘记自己来自何方,身处何地。

城市很大,高楼连到郊外,一条街够走一天。一条街有好几座人行桥,分不清这桥那桥,乞讨生活已使他意识模糊,常常头晚睡过的桥洞第二天找不到了。通常一天只围着一座桥活动,有时在桥头,有时在桥中,有时在桥梯。他的视野大多局限在行人的鞋上,还有地上的垃圾、虫子、雨水……

这天又是暖阳,他端坐桥上,桥端连着一家大商场。看五颜六色的鞋子穿梭,听硬币撞鞋的脆响。

有几双鞋子停下了。一个青年歪着头,撩开他的长发,看他深藏的脸,忽然声泪俱下,爸,可算找到你了!

金满山见青年冲他喊,冲他哭,很麻木。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那个东北鲁莽的家,老伴以及不孝儿女,早被岁月冲淡。

几个扛摄像机的蹲下来,对准他拍。

金满山稀里糊涂被人搀起来,下桥,上车,来到一家宾馆,又被稀里糊涂扶进浴池,有人为他洗澡,有人说话,也有人哭。

理了发,换上干净衣服,摇身一变,成了一位饱经风霜的教授。只是他那双麻木的眼睛,总看着地面。

金满山被戴上面具,扶进电视台《真情桥梁》演播厅,有刺眼的灯光和掌声。

他旁边,坐着四位戴面具的人。他的目光停留在女主持人的红色高跟鞋上。

女主持人开场白后,首先介绍了场上嘉宾金满山,他无动于衷。并依次介绍了他老伴、儿子金铁柱、女儿金叶枝、孙子金壮壮,四位戴面具的人分别起身,朝前面鼓掌的人鞠了个躬,然后有抽泣声……

女主持人说,据说大叔当年是赌气离家出走的,问金满山,大叔,您当年为何离开家呢?

金满山盯着红色高跟鞋,没有反应。他或许不习惯沙发,索性坐到了地上,引起现场一阵小小的骚动。

女主持人笑着给他送去一个垫子,见他总是低着头,眼看地面,说,大叔,如果眼光抬高一寸,自然就看得远一些。

大叔,您当初为何赌气离开家呢?

他老伴抢过话筒,骂骂咧咧,死老头,小心眼,不是爷们……

女主持人劝住大娘。话筒给金铁柱,小伙子,你说说,你爸当初为何离开家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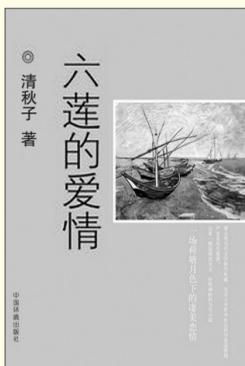
金铁柱的口气跟他妈如出一辙。

女主持人只好让金叶枝讲,姑娘,你说说,你爸当初为何离开家?

金叶枝已泣不成声,上前抱住金满山,失声痛哭,爸,跟我们回家吧……

现场顿时一片唏嘘。金叶枝伸手摸纸巾,带出一枚硬币,咣当一声掉地。

连载



一阵阵就像潮水。若川抬眼看看,老伯的水烟筒,在暗夜里忽閃忽闪,照亮了一张苍老的脸。他感觉,这位老者,看体魄也不算雄健,却有一种内在之力,在黑暗中渐渐朝自己压迫过来。若川心里有些不安,就不想久坐了,起身向父女俩告别。六莲急忙从围栏上踮腿下来,问道:“你认得路么?”若川说:“认得。”六莲便招呼道:“那你慢走呀。”若川转身,才走了几步,黑暗中又听得六莲在喊,他便停下来,听到六莲喊道:“我阿爸请你改天来坐,你一定来呀。”若川便应道:“好的。”

他觉得,这老屋里的父女俩,很像以前在古代小说里读到的“异人”,隐居在山中,能够洞察世事。看来山乡里的人,并不愚笨。

在整场里逍遥自在,这个疗伤的方法很见效。白若川二十多年没有亲近乡村了,来到山下,只觉得上下左右都是绿,不闻噪音,只有微风拂面,心中郁闷就散去了大半。小郭对若川的事有所耳闻,所以殷勤得紧,处处伺候周到。

白若川来到整场第二天,小郭就指派了两个工人,弄了些红砖水泥,在墙角造了个茅厕,以提高整场的文明水准。若川见他们在忙,心里会意,知道了小郭想讨好一番心思。小郭这人,文化未开得高,初

中毕业就从湖南乡下出来混,早混成了个“精人”,懂得敬上总没有错。白若川这一次,还真是给小郭带来点儿甜头。公司当月发给工人的工资,便是他顺便带来的,比应发工资日期提早了五天。小郭喜出望外,立刻造好了工资表,一刻未停,把钱哗哗地发了下去。

发工资的日子,永远是劳动者的节日,整场这天的夜饭,吃得欢天喜地。厨工去镇上买了五花肉,烧了一锅莲藕炖肉。工人们一改往日的麻木,吃饭时都嚼嚼不止,最活跃的,就要数老金了。这老金,本不姓金,因为天生的头发打卷,因而大家送他个绰号“金毛狮王”,简化以后,就称了“老金”。此刻,老金热情邀请上下左右都是绿,不闻噪音,只有微风拂面,心中郁闷就散去了大半。小郭对若川的事有所耳闻,所以殷勤得紧,处处伺候周到。

白若川听了不觉一怔。这时小郭忙插进来喝止:“瞎闹,白助理怎么会去那种地方?”接着又对若川解释道,“一个破烂发廊,胡闹的。”老金不大服气,做了个怪相,说:“破是破,可有个怪

呀。白助理你不知道,那妹子……啧啧,嫩得来!”众人便发声起哄,乱叫了起来。白若川放下筷子,笑道:“你们去,我有事。”

晚上,工人们尽数去了镇上,整场里顿时安静下来。整场的围墙下,为防盗贼,装了盏盏强光灯,此刻正是大放光明,即便有小贼敢翻墙过来,也必无所遁形。白若川在今晚,还真是有正事要办。他不过才道谢数日,以往职场上养成的习惯,就又起作用了——不肯松懈下来,吃饭时都嚼嚼不止,最活跃的,就要数老金了。这老金,本不姓金,因为天生的头发打卷,因而大家送他个绰号“金毛狮王”,简化以后,就称了“老金”。此刻,老金热情邀请上下左右都是绿,不闻噪音,只有微风拂面,心中郁闷就散去了大半。小郭对若川的事有所耳闻,所以殷勤得紧,处处伺候周到。

白若川听了不觉一怔。这时小郭忙插进来喝止:“瞎闹,白助理怎么会去那种地方?”接着又对若川解释道,“一个破烂发廊,胡闹的。”老金不大服气,做了个怪相,说:“破是破,可有个怪

看来是有些把握。

女孩说:“是整场的,白助理吧?”若川顿感诧异:“是呀,你怎么知道?”女孩顽皮地笑了:“现在呀,地球人都知道。”若川宝贝也笑了:“那么,地球人,你知道什么?”女孩说:“老板把白助理派来了,是来管整场的,对吗?”

若川看了看女孩,说:“你蛮机灵的么,是什么文化?”女孩说:“初中。”若川便又问:“毕业有多久了?”那女孩说:“三年多了,好想再念。可惜,念不起了。”若川便鼓励道:“莫泄气,以后再念嘛。”女孩望望他,摇头道:“都十八岁了,还能念什么?”若川心便一凉,想到:命运的差别,随处可见。看这女孩,冰雪般的聪明,却上不起学,又到那里去理论?过了一会,若川想起来,就问:“你叫什么?”女孩便扮了个怪相:“俺叫魏淑芬——”

若川一怔,就笑得前仰后合:“说真的呢,不要开玩笑。”女孩说:“好,不开玩笑了。我叫六莲。”若川吃惊了:“家里有六个孩子?”女孩就笑:“什么六个?要饿死我们全家么?告诉你,我就叫六莲,

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儿。叫六莲,是因为在六月里生。”若川就点头,调侃道:“原来是独生女,那可是宝贝了。”女孩忽然敛了笑容,低下头去。

两人说话之间,天光已经暗下去,晚霞消失,夜空是一片奇异的宝蓝色。若川觉得,这个黄昏过得有趣,是因为遇到了这位小六莲。于是说:“你好聪明,书也念得好。你们这里的学校,看来不错。”六莲说:“哪里呀!破烂学校。我是在海口念过两年初中。”原来如此!这个农家女孩,果真是个见过世面的。若川又打量了一下。没错,女孩有股灵气,不同寻常。

这时,庭院中响起了木屐声,有人从堂屋里走了出来。听上去,步履很重,壳壳壳的,老练而沉重。六莲头一扬,朝里面喊了声:“阿爸!”一位老伯应声而出,来到后廊上,他手中捧着一杆竹筒水烟,正呼噜呼噜在吸。那老伯见了若川,很感意外,一下停住了。若川知道这是六莲的父亲,忙起身招呼女孩就笑:“什么六个?要饿死我们全家么?告诉你,我就叫六莲,

么?”六莲便抢着答道:“是白助理。”老伯便说:“原来是白助理,你坐吧。来了这里,是长住,还是短住?”若川说:“是短住,几个月还不一定。”老伯便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,点亮了廊上的一盏灯,仔细又打量了一下,说:“看你这样子,还算忠厚,可惜不能长住。”听老伯的话中有话,若川忙问:“请教,这是从何处说起?”老伯在一张竹椅上坐下,摇着头道:“莫怪我说得客气,我们整场,内有内的事,外有外的事,明白来个办事得力的人。”若川明白了,就说:“多谢指点,不,不算数,还是你自己去看。”

老伯的话,连同那嗓音的厚重,令若川诧异。看起来,这位老者,不像是个寻常农人。若川沉默了半天,才想起问老伯贵姓。老伯答道:“姓吴。”若川又问:“请问高寿?”吴老伯伸开五指,笑说:“老喽!一年老过一年,早过五十了。”说罢,便伸手关掉廊灯,不再做声了。一时间,三人竟都无语。

夜空下,能听见草虫的虫鸣,

女孩说:“是整场的,白助理吧?”若川顿感诧异:“是呀,你怎么知道?”女孩顽皮地笑了:“现在呀,地球人都知道。”若川宝贝也笑了:“那么,地球人,你知道什么?”女孩说:“老板把白助理派来了,是来管整场的,对吗?”

若川看了看女孩,说:“你蛮机灵的么,是什么文化?”女孩说:“初中。”若川便又问:“毕业有多久了?”那女孩说:“三年多了,好想再念。可惜,念不起了。”若川便鼓励道:“莫泄气,以后再念嘛。”女孩望望他,摇头道:“都十八岁了,还能念什么?”若川心便一凉,想到:命运的差别,随处可见。看这女孩,冰雪般的聪明,却上不起学,又到那里去理论?过了一会,若川想起来,就问:“你叫什么?”女孩便扮了个怪相:“俺叫魏淑芬——”

若川一怔,就笑得前仰后合:“说真的呢,不要开玩笑。”女孩说:“好,不开玩笑了。我叫六莲。”若川吃惊了:“家里有六个孩子?”女孩就笑:“什么六个?要饿死我们全家么?告诉你,我就叫六莲,

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儿。叫六莲,是因为在六月里生。”若川就点头,调侃道:“原来是独生女,那可是宝贝了。”女孩忽然敛了笑容,低下头去。

两人说话之间,天光已经暗下去,晚霞消失,夜空是一片奇异的宝蓝色。若川觉得,这个黄昏过得有趣,是因为遇到了这位小六莲。于是说:“你好聪明,书也念得好。你们这里的学校,看来不错。”六莲说:“哪里呀!破烂学校。我是在海口念过两年初中。”原来如此!这个农家女孩,果真是个见过世面的。若川又打量了一下。没错,女孩有股灵气,不同寻常。

这时,庭院中响起了木屐声,有人从堂屋里走了出来。听上去,步履很重,壳壳壳的,老练而沉重。六莲头一扬,朝里面喊了声:“阿爸!”一位老伯应声而出,来到后廊上,他手中捧着一杆竹筒水烟,正呼噜呼噜在吸。那老伯见了若川,很感意外,一下停住了。若川知道这是六莲的父亲,忙起身招呼女孩就笑:“什么六个?要饿死我们全家么?告诉你,我就叫六莲,

么?”六莲便抢着答道:“是白助理。”老伯便说:“原来是白助理,你坐吧。来了这里,是长住,还是短住?”若川说:“是短住,几个月还不一定。”老伯便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,点亮了廊上的一盏灯,仔细又打量了一下,说:“看你这样子,还算忠厚,可惜不能长住。”听老伯的话中有话,若川忙问:“请教,这是从何处说起?”老伯在一张竹椅上坐下,摇着头道:“莫怪我说得客气,我们整场,内有内的事,外有外的事,明白来个办事得力的人。”若川明白了,就说:“多谢指点,不,不算数,还是你自己去看。”

老伯的话,连同那嗓音的厚重,令若川诧异。看起来,这位老者,不像是个寻常农人。若川沉默了半天,才想起问老伯贵姓。老伯答道:“姓吴。”若川又问:“请问高寿?”吴老伯伸开五指,笑说:“老喽!一年老过一年,早过五十了。”说罢,便伸手关掉廊灯,不再做声了。一时间,三人竟都无语。

夜空下,能听见草虫的虫鸣,